

星期評論

輯編佐良高

期四十二第

幹主士英劉

希望美國善用其實力

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於六日晚發表重要廣播演說，國際新聞社錄其要旨如下：「極主張美國海軍立即出動，支持英國艦隊，參加大西洋之戰，確保英國之生命線，阻止納粹主義之高潮，至各民主國家防禦實力鞏固之時為止。史汀生警告國人，勿再延誤，今日已為美國海軍力挽狂瀾適宜之時機。此項建議，自是使美國海軍官兵之生命遭受威脅，但倘非我人準備犧牲一切，必要時為自由之信念而死，則美洲之自由無法保全」云云。史汀生無疑地是代羅斯福總統發言，而其所以取得發言之資格，則因他除現任陸軍部長以外，還曾任過共和黨總統的外交部長或國務卿。祇有他說的話，美國人認為可以代表兩黨開明領袖共抱的見解。

我對他說的話完全同意，除了「參加大西洋之戰」一語。現在世界向海軍國家，只有三個，第一是美，第二是英，第三是日。美國既抱「支持英國艦隊」之決心，首先應把日本的艦隊沉入海底！只要能達此項目的，不但英國艦隊可以全部調到印度洋以西，不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海防線可以全部聽其祖國指揮，就是荷蘭的全部海軍，也不必在兩太平洋日夜防賊，而可調到太平洋去幫助它的同盟國來對付德國潛艇。英國在此情形之下，想要保持它在太平洋和地中海一帶的海上優勢，絕對沒有疑問，用不到美國海軍去予以助力。

美國海軍的當前使命，似莫過於摧毀日本海軍。只要它把日本海軍毀掉，大英帝國可恃自力以更生。不要說在日本毀滅以後中國雖為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而可抽調數百萬陸軍到歐洲去殲滅得威，就是波普輪所領導的新加坡駐軍，一旦苟能全部西調，也可轉移非洲戰場的命運。

三國同盟如今只剩德國的陸軍與日本的海軍，只要能將日本的海軍打倒，德國即易被四面封鎖。以史汀生之明，何以見不及此？他也許是還疑心日本不至於驚德而作戰，所以覺得美國亦無一舉打倒日本之必要。然而事實是很明顯，誠如波普輪所說：「日本為一殺人犯，目下正潛伏門後，靜待吾美與敵人作戰大西洋上之時，在背後以利刃實行暗算。墨索里尼曾於背後暗算法蘭西，而日本人則為另一墨索里尼也」。美國人是以「傻小子」出名的，所以日本無時無刻不準備在屁股後面踢它一脚。我希望羅斯福總統，尤其是兩院議員，趕快相信波普輪的預言，肯元對日作戰，根除後顧之憂，而後參酌未來情勢，以定有否參加大西洋戰爭之必要。

人不可以短視。在戰爭之時，我們一方面固應力求勝利，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和平。在未來的和平會議席上，我們需要一個主持正義的健將，力能抑制勝利者的狂妄要求，以使戰敗者不太急於復仇，所以我不忍見美國浪費它的左右世界大局之實力。

(英)

版出社論譯期星

號四六九二第字錄證查審渝

日六十月五年十三國民華中



當機必須立斷

紐約九日路透電：「松岡最近接見紐約時報訪員，對於日本在國際局勢中所處立場，有所說明，並謂日本所以參加三國公約，其原因之一，即爲防止美國參戰，故一旦美國參戰，日本爲履行其對德義之條約義務起見，亦不得不參戰」。

故爲美國計，我主張，會應即開一極端秘密的會議，通過一項決議，授權羅斯福總統，於其認爲適當之時間，突然命令美國海軍對日實施閃擊。日本是一島國，後退無路，只要有兩隻航空母艦駛近日本，連續轟炸七十二小時，加上主力艦上大炮的痛擊，便可以把所有的日本工商業中心，一律毀滅。到那時，試看松岡能向何處乞援？在英海軍未失勢前，我們不能想像日本可從德義方面獲得任何助力。

也不失爲辦法之一

在美國未能直接擊兇以前，上院議員薩利爾的建議似不失爲辦法之一。他主張先行廢止美國現時一種不很表示快意精神的法律，即不許其人民到中國來充當兵的法律，而後由美國政府供給中國以五十架最新式的轟炸機，再由中國政府任用那些投効於我國空軍的美國技術人員爲駕駛員，飛到日本去「使東京區域成爲廢墟」。

他說：這是日本人所能瞭解的「唯一語言」！

據華盛頓六日合衆電，「議員薩利爾爲現政府對歐戰所持外交政策之先驅，其所主張之政策，往往在日後即獲採用，故各方對於薩利爾演說甚

爲重視」云。

我們希望我們的外交當局亦予重視，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在重慶與華盛頓兩方面同時進行談判，要求美國政府切實考慮這個建議的可能的實施辦法。無論如何，我們應得設法以使日本的人民也稍嘗嘗空襲味道！

解除英國的東顧之憂

中央社據同盟社廣播九日開羅電：「傑姆士羅斯福今日接見記者稱，美則業已參戰，僅未派遣軍隊而已。美國今日援英之最好方法，即爲採取足使英國免除其遠東後顧之憂之行動，同時盡量以軍用品供給英國」。

我們絕對贊成此說。傑姆士羅斯福以印度以至埃及，沿途運送英國爲了防備日本海軍之乘機侵襲，浪費了至少數十萬的兵力，所以看出了美國援助英國之最好方法，是解除其東顧之憂。

荷日石油協定

倫敦十日合衆電：據本報獨家所獲權威方面消息，荷印總督部長摩克與日本代表團團長芳澤最近簽訂新協定一起，規定荷印於最近六個月內，須以石油九十二萬五千噸供給日本。開協定中並未規定以精煉飛機用汽油供給日本，但荷印方面仍將以少數可以提煉品質較次飛機用汽油之石油交付日方云。

在美英荷三國代表於馬尼刺舉行協防會議之後，荷印對於日本仍作此種讓步，不可不說該人聰明。此舉不但有背中國，且將影響及於不可

避免的太平洋海軍戰爭。荷蘭政府現在倫敦，其不懂得邱吉爾爲什麼不設法防止此項新協定之簽訂？日本所得之石油，大部份必將用以補充其艦隊燃料，而僅以小部份供陸空軍用，吃虧最大的將是英美兩國以及荷印本身之海軍。

爲戰時情報辯護

倫敦八日路透電，前首相勞合喬治對於政府所採情報政策，表示不滿，因在下院演說：「政府應多供給消息。我國並非幼弱國家，權應不快樂消息。我國過去已經歷無數危機與挫折，目前之任何事件，均不能使其恐懼」云。他因政府「一面高談土耳其之忠實，一面却隱瞞土耳其允許德艦通過博斯普魯斯與達達尼爾兩海峽，佔領希臘一島嶼之消息，是爲理由」。

喬治是當過戰時首相的。我們忘記了二十三年以前英國的戰時情報是否較詳於今日。我只記得大約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喬治爲美國報紙撰述特約稿件，間有利用上次大戰時機密文件之處，引起議會質問。喬治的回答非常簡潔：「個下野的首相也得吞下這包！」

如果我做邱吉爾，我將如此回答那位老上議院演說：「我也想要留些『不快消息』來換些麵包吃吃」。倘使所有的新聞都發了，試問未來世界要不要歷史學家！

慢郵代電

惠顧諸君注意，空襲時期到了，排字房工作時間減少，來稿務請寫清楚，以便核對。

民族文學的建設及其理論

柳無忌

在今日中國，一般輿論的趨向和政府的方針，似乎都集中在軍事上的勝利，及勝利以後政治經濟農村工業的建設。我們首先要完成抗戰大業，把敵人驅出國土之外，恢復一個自由獨立的民治國家，然後纔能從事於建設工作，鞏固民族復興的基礎，促成國家事業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步驟，不容懷疑的。同時我們承認，這種物質的建設，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週密的計劃，長時的準備，所以在抗戰期間，必須同時進行，雙管並顧的。不過倘使我們把眼光放得遠大一些，我們會覺得，文化的建設與物質的建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同樣的應該在抗戰時期奠定穩固的基礎，然後可以相互輔助，因為正加後者能復興國家，前者亦可喚起民族的靈魂，發揚國家的光榮，激動人心與陶冶品格，對於一個國家及一個民族的前途，固有絕對的貢獻。中國在過去有數千年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這種祖先所傳給我們的遺產，足以媲美着自然所賦予我們的豐富的資源與深藏的寶藏。可是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往昔的榮耀，如吝嗇入一般貪婪地埋藏家珍，亦不能固執地保守舊有文化，拒絕外來的蓬勃澎湃的思潮。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處在偉大的時代中，應有一種新的文化，新的文學，象徵着表現着這個民族的興奮進取的生活，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要明白文學對於民族國家的重大影響，我們首應明瞭這二者間的相互關係。倘使一個民族不能獨立地成爲一個國家，那就產生不出獨立的文學。所以猶太人中儘有天才的作家，傑出的人物，但因為沒有一個猶太的國家，結果亦沒有猶太的文學。在德國，如在英國與美國，固有許多成名的作家是猶太人，他們有著驚奇的成就，可是他們的作品僅能列於德國文學的一部份，及被著特勤所放逐，他們只好過着流蕩的生活，或飄泊到他處去另取國籍，而他們的文學產物也就無所依附，尋不到一個歸宿的地方。相反地，一個強大獨立的民族，便能產生出偉

大的文學。我們已往談過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介紹它們的作品，這一半是由於好奇之心，一半也是由於與我們有相似之處，容易引起心弦的共鳴；但老實說，弱小的民族，半殖民地國家，是沒有什麼傑出的高超的文學可言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學的黃金時期也就是國運昌盛人民安樂的時候。中國的盛唐時代，希臘的古典時代，英國的伊利莎白及維多利亞時代都是很有力的明證。又如晚近美國文學之輝煌顯角，也可以給我們一種啟示，一種啓示。所以我期待着偉大的新中國之到臨，因為有了偉大的新民族國家，然後始有偉大的新民族文學。反過來說，文學也是一個民族的榮譽，僅有武力而無文化的民族，只可曲於野蠻部落的行列，它沒有受過精神智慧的洗禮。在不知不覺的中國，文學影響着國家的前途，發揮着它那組織的能力。也因為惟其不知不覺，這影響乃十分的深刻，滲入國民的性體內，社會的品質中，國家的結構內。這並不是過甚其辭之說，文學往往能塑造造人性，灌輸社會的缺陷，奮勵民族的精神。民族性差不多與文學有極密切的關係，它反映於文學內，文學更進而給它一種純潔化的功用。這所以精神食糧是與物質食糧同樣的不可缺乏，同樣的能滋養人生，後者使人生存，前者使人生活。

再進而討論文學在抗戰建國中的地位。在另一篇文章內，我曾討論過抗戰三年來的文壇，我雖是保守地對於抗戰文學有過一般的批評，但總以爲抗戰的苗圃已經撒播在文學的園地內，收穫與結實是時間上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下，文學是宣傳。我們不敢說在抗戰期間，文學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文學確實肩起宣傳的負負則是無疑的。文學反映着時代，宣洩着時代精神，這時代既是抗戰時代，那麼文學當是抗戰的文學。在理論上，我們應該保護着非常時間的戰爭文學。如果人們對於現今的文壇狀況有所不滿意處，

這或者並不是根本反對那具有時代性質的抗戰文學，而是懷疑着這種文學作品的真實性。文學表白着作者純潔的情緒，是作者經驗的結晶化。所以抗戰文學的主要條件，是要作者有抗戰的情緒與經驗，缺乏這二者，就成爲抗戰八股，而不是文學了。經驗的獲得固然不易，因爲僅有馳驅戰場及服務戰地的工作人員，始能有這一種寶貴的機會；即在寫作時要能表現真純的抗戰情緒與信仰，也不是每一個作家所能做得到的。有時想像或能彌補經驗的不足，然而信仰必需堅強，情緒必需熱烈，始能在作者腦中激動起活躍的想像來。既無經驗，又乏想像，更談不到寫作技術，無怪乎一般抗戰作品僅是粗糙造作的讀物，千篇一律，爲有識者所不齒。同時我們却也不可一概抹煞此款年來的作品。我相信其中定有一小部份將來能夠不被時間的篩子所淘汰，在新文學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我也相信還有些更好的作品，也許仍在醞釀期間，尚未發生，其開世的日子或將延至抗戰的結束以後。無論如何，抗戰與文學已經產生了密切的關係，締結了不解的因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抗戰的過程中，文學既已有了它的地位，則將來建國的時候，文學的地位必更蒸蒸日上，成爲文化建設的重要因素。在那時，我們的民族文學，自將應運而起了。

這是我一貫的見解：明日的文學將是民族文學。正如我們相信我們的民族一定有復興的一天，我也懷着極大的希望，相信我們的文學一定也有輝煌燦爛的日子。那時的文學將是全民族的文學，表達全民族的思想，發洩全民族的情緒，喚起全民族的精神，爲全民族的需要而寫作。民族文學的理論很是簡單：就是國家至上，文學至上。國家至上業已成爲一般宣傳的標語，意思是說國家高於一切。就文學而言，這等於說文學的內容，創造的目標，都應以國民福利爲前提，而寫作的原動力可說不外乎愛國的熱忱。這樣，藉文學能深入人心的力量，可以直接間接的養成一種宏偉的團體精神。更廣義一點說，一個民族生存於人羣，一個國家立足於世界，必定要達到某種文化的水準，而文化之最易於衡量，最切實具體的，莫過於文學。偉大的文學家是國家的至寶，國家的榮譽。印度雖是大英帝國王冠上的一顆寶石，可是卡萊

爾納說，甯願英國失去印度，却不要沒有一個莎士比亞。古希臘的一切都已消逝了，但是它的餘光輝仍然遺留在古典的作品中，英雄的琴弦與愛人的管笛，彈出了吹出了古希臘的偉大，這偉大的精神在今希臘人的血液中所奔騰了。然而不朽的作品需要精美的藝術，所以文學至上。真文學與假文學之間，相隔的不過是藝術的懸殊。國家至上是關於文學的內容及使命，文學至上乃是寫作技巧的問題。這裏，我的意思是說民族文學的作品必須名符其實，必須是域大的文學傑作，爲整個民族所欣賞與讚美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譽爲英吉利的民族文學，歌德的詩文可譽爲德意志的民族文學，因爲他們的作品達到了文學的最高峯，不但傳誦國內，且也揚名海外，爲其本土爭光。這所以成爲國家無上的珍寶寶物了。反過來說，另外一些作品，不論其內容如何愛國，思想如何忠實，倘使沒有美妙精巧的技術來把他們溶成純粹的文學作品，是不能列入於民族文學之領域內的。過去所謂革命文學，不是因爲它的內容不革命，却是因爲它夠不上成爲文學作品，所以失敗了。抗戰文學亦是如此，我們不應作品沒有抗戰的意識，却唯恐其僅是一篇充補標語的文字，宣傳有餘，而無永久性。故在論述民族文學的時候，我們須得慎重地提出：國家至上，文學至上。

民族文學是超階級的文學。我們不否認文學之可有階級性，我們亦不反對文學之或表現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不容許民族文學的作品挑撥鼓動或增強階級間的磨擦與鬥爭。霍普曼的「織工」，高爾斯華綏的「鬥爭」都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爲他們寫實地客觀地描述兩個階級的衝突，以期引起讀者注意，從而尋求補救及改善的方法。這些雖然只是敘述階級鬥爭的作品，但作者却能置身於鬥爭之外，不作破壞性質的鼓吹，所以有永久價值。同時，文學亦不能爲少數人的宣傳品。文學儘可有其宣傳的功用，可是它所宣傳的不能祇爲某一份人的利益與主義。文學是自由的女神，她不能爲強暴者束縛其行動，她不能忍受少數有力者之駕御及主使，所以希特勒的魔掌下並不是沒有精神作者，然而他們的作品只能銷行於本國，欺騙自己，迷曠一般民衆，這種欽定的作品是絕對沒有文學價值的。它們的功用，倘使它們具有功用，是

有時間性的，跟着時間的消逝，它們也將毀滅無聞。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在今日雖煥動一時，但等到國社主義與暴力主義同歸於盡之時，這書也將被人束諸高閣，或變為廢紙，至多亦不過是歷史上的一卷不幸文件而已。一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大詩人米爾頓亦是一個激烈的宗教家，雄辯的政治論者，他生活中最好的時期都耗廢在小冊子的寫作，以辯護及宣傳其所信仰的教義與政見。但是經過了世紀的變遷，這些作品就失時效，內中所討論的問題已不能再引起一般人的興趣，所以除却一本擁護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的冊子尚被誦讀外，其他的一切都已埋在塵埃之中，找不到讀者了。大文學家如米爾頓者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那些遠不如米爾頓的人呢！

可是民族文學必須滿載前進的思想，積極的精神。當我說到文學不能為階級或黨派的附庸品時，我並沒有意思抹煞文學中的思想問題。我以為偉大的作品應該有其一貫的健全的思想，而且也是進取的思想，它應抱有那與頑固勢力決戰的精神。文學不僅是映射時代，表現人生社會；它更進一步可以領導時代，走向時代的前面，為人生的導師，社會的先覺。古希臘人稱文學家為先知，其意義非常明透而深遠。這裏所謂先知先覺，並非一定要如威爾士那樣的預言未來世界，也不一定要隨柏拉圖及摩爾之後，描劃着理想的烏托邦的輪廓，而是要如易卜生和蕭伯納那樣，代表一種推動人類努力向上的力量。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新文學作家能呼應着大時代的喘息，吸收着新世紀的潮流，隨着時間的巨輪，向光明的大道邁進。文學作品之不能脫離思想，正如它的不能脫離情感一樣；但是情感是不變的，普遍的，而思想却是前進的，向上的。

顧名思義，民族文學應是某一個民族的文學。它像一棵的樹，繁榮在本國的國地上，它的根柢深深埋植在國家的土壤內；灌溉它的水露，暖照它的陽光，培植它的人工，都是這個國家所賜給的。但在興起的時候，民族文學也非不可接受外來的影響。實在說，在某一個時期，外來的影響如滋養花樹的肥料，能使其開更大的花朵，結出更大的果實，是非常重要的。在今日中國，不論我們贊成全盤西化或本位文

化，我想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會根本否認西洋文化的優點，及外來文化可能的加諸本國文化的良善影響，其不同者僅是程度深淺的問題。就事論事，不管我們贊成與否，西洋文化已經在我們的人生社會中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文學方面亦何獨不然？自從五四運動時新文學肇始以來，歐美的文學作品很顯著地在中國的文壇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在中國的文學實業內起着發辟的作用，其力量向宏厚與效果的深遠，昭示出中外文學交互的密切關係。在詩歌，小說與戲劇的形式方面，在寫作的技巧方面，甚至於在作者的思想方法觀點及心情方面，處處都證實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它是中國文學向一種刺激，一種原動力，一種靈感的泉源。這恐怕是自中國有史以來，尚無先例。佛學對於唐宋文學之貢獻雖大，但比起這次歐美作品對於新文學的影響來，却似乎微小了。可是這並不足為奇，更不能視為一個非常不健全的現象。由於過去舊文學的枯槁與停滯，陳腐與萎靡，服膺者削打強心針是必然的補救方法。這所以我們要順隨着時代的趨勢，從西洋方面取得新鮮血液，造成今日新文學的活躍，而新文學的形成也就是民族文學的起始。這在外國也有前例。如文藝復興運動之激起英國伊利莎白時代文學的勃興，產生史本塞與莎士比亞；又如德國狂飆精神之受着英國文學的波動，匯成澎湃的熱流，而有歌德與席勒的出現。這些證明了在民族文學的發展期間，時有外來力量滲入其間，在某種過渡階段內這簡直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所以在今日民族文學的建設時代，我們不必反對，而且更應積極的介紹西洋文學，大量的輸入，以作他山之助，給我們的作家一種熱忱的感動。

就性質而論，民族文學是剛性的，有英雄氣概，生活的動力。它的音調如號角的響聲，慷慨激昂，揚溢着浩蕩的正氣，沒有柔軟的靡靡之音。中國從前是東亞病夫，但在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後，我們不能再容忍舊式的文弱文人，抱着萎靡不振的態度，創造出羸弱的文學。新中國的新文人應當是百折不撓勇往前進的戰士。已往的白話文學，因為浸沈於歐美的浪漫作品及感傷情緒之中，不免趨向於悲觀的論調，懷抱着厭世的態度，與舊文學中避世的成世世的文字交遊着。然而這究

竟不是一種合理的理想。相反地，我們今所要求的是廣博的人世的文章。生存在現今的世界，人與人間的接觸非常密切而複雜，人生與社會之間的交互滲透又是那樣嚴緊，我們沒有法子可以效法這道之超越紅塵，或駕一葉扁舟以去追求夢幻的天國，或退隱於荒山僻壤，問，度過無聊的餘生。近代的文明不讓我們有這消極的舉動，近代的國家觀念不容許文學提倡此類頹廢的心理，因為在這種生存競爭最劇烈的世界，一

如何加強我國現行的外匯統制

向定

在未討論如何加強我國現行的外匯統制以前，讓我們對我國外匯統制的經過，先作一個簡單概括的回顧。

就政府對於外匯統制所曾採取的政策來說，最初是實行外匯干涉政策（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至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其次是由採行外匯干涉入於採行外匯限制的過渡時期（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起正式實行外匯限制政策，起初尚是局部的限制，等到二十八年七月一日以後，限制範圍始形擴大。從此以後可以說是直接統制與間接統制並用的時期。所以從統制政策發展的路線來看，我國的外匯統制是從外匯干涉發展到外匯限制，從間接統制發展到直接統制與間接統制並用的時期。

就出口外匯的統制方面來說，最初是廿四類出口貨物結匯時期（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其次便是十三類出口貨物結匯時期（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七月一日），更次則進展到全部出口貨物結匯時期（廿八年七月一日至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但到後來，又回復到出口貨物結匯時期（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後），結匯貨物之種類，先是十四類，最近減至十三類（見財政部第五卷一期一八四頁）。至於關稅的辦法，原來是照法價傳銷外匯，自二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實際上已等於按照商標匯率來傳銷了。

就進口外匯的統制方面來說，最初是僅僅對於外匯的審核（自二

個民族一定要有戰鬥的精神，前進的勇氣，始可立足於國際家庭之間。中國的積弱與病態，固由各種原因，但是新文學之缺乏與舊的宏偉的氣魄，亦是原因之一；民族性的造成有賴於文學的薰陶及勵助，軟性的文學安能創造出剛強的性格？新文學在前期誤走入於感傷的歧途，所以我們今日更不得不大聲疾呼，盼望我們的作家能領導文學進入一個嶄新的領域，在那裏揚起着充滿生命之力的雄壯洪亮的民族歌聲。（未完）

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起），由中央銀行外匯審核處與財政部外匯審核委員會分工合作，共同負責。自二十七年六月中旬起，實行「進口限制明書」辦法。至二十八年七月一日及三日，復頒佈了「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及「進口物品申請購買外匯規則」，進口外匯的統制至是趨日趨周密，日趨嚴格。同時，中央銀行外匯審核處亦宣佈撤消，改以財政部外匯審核委員會與四聯總處匯兌處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核外匯之機關。

就金銀統制的方面來說，最初是獎勵人民以金銀兌換法幣（廿六年九月廿日財政部公布「金銀兌換法幣辦法」），後乃實施收兌金銀，並限制私運黃金出口及運往淪陷區域（廿七年十月廿一日財政部公布「實施收兌金銀辦法」及「限制私運黃金出口及運往淪陷區域辦法」），後又實行取締收傳金銀（廿八年八月財政部公布「取締收傳金銀辦法」），並取締金融業與商業買賣押金銀（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財政部公布「取締金融業與商業買賣押金銀辦法」）。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又實施了增加金銀及收購五金等辦法。

就外匯波動的情形來說，從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可說是平穩時期，匯率常在二先令二便士左右。從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可說是直瀉時期，匯率由二先令二便士左右下跌至八便士與二便士半之間。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可

設法平穩時期，匯率安定於八便士至八便士半之間。二十八年六月七日至該年九月中旬，又是直落時期，匯率由八便士左右下跌至四便士左右。二十八年九月中旬至該年十一月中旬，是個回漲時期，匯率由四便士左右回漲至五便士以上。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至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又是直落時期，匯率由五便士以上猛跌至三便士零。二十九年五月六日至該年七月六日，又爲回漲時期，匯率由三便士零回漲至四便士以上。二十九年七月八日至年底，則可說是大體平穩而微有起伏的時期，匯率常在三便士七五左右。

我國的外匯統制制度，演化至今日，可說已相當完備了。在此特殊環境之下，實施外匯統制，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敵傷又時在加緊對我進行貨幣侵略，而一般無識的資產階級與投機奸商對於政府統制外匯以維持法幣的苦心，又多不能諒解，致使外匯統制更不易於成功。然在這種萬難的局面之下，我國外匯統制不僅不曾鬆懈下來，反而一步一步的加緊，一天一天的完備，在抗戰快滿四年的今日，我國的法幣基礎不惟不動搖，反而更趨固，更健全；這使我們不勝不爲抗戰的前途而感幸。但我們也決不能因此自滿，因爲外匯統制的制度，僅得改進的地方仍極很多。我今以舉四端，藉供商榷。

(一) 積極吸收準備匯款——在我國的國際收支中，非商品項目的收入，向以準備匯款爲大宗。抗戰以來，政府對於準備匯款的吸收，雖曾費過相當的力量，但是成績不算甚高。我以爲此後應注意兩事：第一，應向華僑再作大規模的宣傳，喚起他們高度的愛國熱忱。當然，僑胞的愛國熱忱，業已表現得明明白白，但若再加鼓勵，匯上亦可添花。第二，應速改善各地華僑匯款返國的機構，對於僑匯儘量予以便利及優待。在這方面，尤其要注意英美荷外匯銀行取得合作。

(二) 實行黃金國有——黃金是國際交易向媒介去，我們如果能把全國的黃金集中起來，當然可以附加外匯準備不少。抗戰發生以來，關於收集金銀，政府也曾有過種種努力，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禁止人民私藏金銀，還沒有頒佈強迫人民交出金銀的辦法。我們以爲政

府應即在這方面努力，凡是藏有金銀的，應令限期一律交出，逾期不交出者不妨予以獎勵，逾期不交出者，一經查出定予科罰。自給，在這方面政府應特別注意籌畫的方法，務使人民藏有金銀的，必能如期交出。

(三) 嚴密緝私組織——關於進口外匯的統制，在法令方面已經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二十八年七月起，我們曾正式禁止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等項的進口。但是要真正達到禁止進口的目的，必須嚴密緝私組織。不然，一切禁止進口的法令，勢難產生充分效力。自從嚴密實施進口外匯統制以來，我們不是沒有緝私的組織，可是走私偷運的事實，還是時有所聞。今後政府對於這一方面，仍宜多加注意，務使禁止進口的物品，無法滲透入口。

在出口外匯的統制方面，我們亦同樣遇着嚴重的走私問題。私運出口的貨物，據一般人所知，以桐油錫鐵二種爲最多，其次則爲廢結外匯貨物單位之價值較高者。走私的數量，據私人方面估計，在某一時期之內，私運出口的桐油量，反較政府所輸出的爲大，而且香港的桐油市價，亦常爲私運所操縱。據香港市場報告，廿九年上半年存貯香港的走私桐油，已經盡被敵方用高價買去，轉銷歐美各國。又如錫鐵，凡私運來港的，亦皆爲日人所收購（見財政評論五卷二期武增宜「戰區走私問題」）。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加強緝私組織，確是刻不容緩的措施，政府似應趕快作到下列幾點：一應組織特別緝私隊，如經濟警察之類；二對辦理緝私的人員，亦應隨時派人審查，防其舞弊；三對走私有關之人，一經查出，均應處以極刑；四爲統一緝私機構，編製分卡，並增聘人員。

(四) 實行外幣財產編制員——假如我們能得一個詳細而又可靠的統計，我國人民的外幣財產（包括外國證券，外國債權，外國貨幣及其他國外支付工具）一定不少。在這樣一個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一般人民本應自動的將外幣財產提交國家，以助非常時期本國對外的購買力。但若單靠一般人民自動的提交，收效必然甚微，所以政府應請明令強制一切持有外國貨幣，外國債權，外國證券或其他國外支付工具的人們，將其所有外幣財產，完全提交外匯統制機關或國家銀行，依法

定匯率或商業匯率，兌取法幣。

聯軍這次歐戰諸國，戰爭一發生後，便都立即相繼實行外幣財產總動員。英國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其國防法案下，頒布一項命令，要求人民將可換成某種特殊國家貨幣的外國證券，均向當局登記。南非聯邦於該年九月九日的外匯法規中，規定黃金、外國資金及外國資金的儲存，統限於三日內登記，並授權財政當局取得任何可在聯邦以外通行的外國證券。加拿大於該年九月十六日命令將外國證券及儲存在一千元以內的外國資金，立即宣布。瑞典於一九三九年強迫私人將所儲存的黃金，外匯與外國證券，予以宣布；並於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外匯統制法中，授權於政府的適當當局，要求人民將所有的外國資金，向其出售。澳大利亞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發布命令，要求人民將所有外國證券，統限於一月以內，強迫登記，並授權當局取得任何保證券及任何在國外的財產。芬蘭根據該年九月八日的命令，於九

月三十日對黃金儲存，外匯及外國證券舉行調查，而於十月二十六日的外匯統制法中，並規定將這些外幣財產，讓與政府當局。法國政府於是年九月十七日發布命令，規定法國人民於十月十五日宣布其黃金，外匯及外國證券的數量，並於十二月一日以前提出結果。

抗戰發生至今，快滿四年了，而在我國外匯統制的各項措施之中，還沒有注意到徵發人民所有的外幣資產，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外國能在戰爭發生的初期便注意到這點，為什麼在抗戰快滿四年的我國，却還沒有實行動員人民的外幣財產，以充實外匯的準備，增強對外的購買力呢？固然，我國的國情是與外國不同，在外國實行得很順利的，在我國每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實行困難，便根本不去實行。對外抗戰本是非常的事情，要完成這種非常的事情，一定要有非常的舉動，我們誠懇希望政府不顧困難，不畏險阻，毅然決然的立即實行外幣財產總動員！

解決物價問題的關鍵

廖 達

物價問題一天一天的嚴重化了。物價上漲的各種原因，常有人在反覆討論，政府也曾實行了平價購銷，可是兩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物價是在逐步上升，沒有止境。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一 貨幣數量說的不適用

一般討論物價之所舉之因素，要皆不離數量說的範圍，而數量說之解釋，又是都以通貨為因，物價為果。此種靜態的數量說，用以解釋長期物價，誠有至理，但若以之解釋短期事象，則似扞格不入。目前我國的事實，可以證明此點。

我國戰時通貨雖有增長，但據官方公佈之發行數量觀之，則其趕不上物價高昇的程度，灼然可見。若說官方公佈之數字，未必可靠，那

麼貨幣數量說的解釋，自更不適用了，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你不能用未知的貨幣數量來解釋它和物價的關係！我們只能推測兩者間或有關係，却不能斷定其中究有什麼關係。

二 物價膨脹說及其缺點

在短期的物價趨勢上看來，物價並不完全受那通貨數量的支配，換言之，即使通貨數量不增加，物價亦有上升的可能；反之，即使通貨數量不減少，物價亦有下降的可能。此中關鍵，乃以商業心理的變化為主宰。商業心理雖亦可受數量說諸因素的影響，但是數量說以外的因素之影響更足令人注意。關於這種理由，丁洪範先生論析頗詳（「物價膨脹說及惡性循環之起因」，財政評論四卷一期），茲不贅述。

物價若真自動膨脹，則其最不好的結果，將為物價成心，通貨變果

——換言之，信用或通貨之膨脹，即將由此發生。但是此說之缺陷，亦正在此，請申論之。

(一)物價自動膨脹後，對於通貨膨脹之引誘力固然很大，但不定會引起通貨膨脹，因為通貨發行之關鍵是在政府，而信用之關鍵則在銀行。若通貨與信用皆在嚴格管理之下，而貨物的供給亦如常，則在不久以後，自動膨脹的物價仍必自動下降。

(二)物價若雖自動向上，而消費者之支付或購買能力並不加強，則此漲價之貨物，終將因為充塞市場而自動貶價。

(三)物價自動膨脹的原因，固然是在商業心理，企業家認為尚可待價而沽，於是囤積居奇，造成「供不應求」。但這不能支持久遠。支持膨脹的是一般社會的過剩購買力。亦惟有此過剩的購買力之繼續存在，而後商業心理乃可長期作祟起來。說到這裏，我們便得追問這個社會的過剩購買力從何而來。

按在常態的經濟社會之中，資金的分配本無偏在情態，大體上是各業資本各有分寸，而利潤之產生亦無多大差異。換句話說，企業財政上的收支差餘，皆能與其經營者成正常之比例。資本之分配既均，利潤亦無顯著的平不，從事企業的資本自然不是過剩的購買力了。若此均衡一旦破壞，資本之分配呈現偏頗之態，有如我國戰時商業資本的特別發達，則此集中於商業的資本，便有一大部份不是正常的商業資本，而為過剩的購買力了。許多關人太太的囤積居奇，是其明證。

除此以外，我們更應注意到那「強迫儲蓄」之形成。關於強迫儲蓄，我們可作如下說明：

通貨或信用膨脹以後，形成了物價之騰貴，使貨幣購買力之實質有今昔之差，此購買力之差異，我們可稱之為強迫儲蓄。因有強迫儲蓄

之存在，所以存有貨物者得其利，持有貨幣者受其害。亦因此故，人始不願窖藏貨幣，而欲囤積貨物，以使物價不斷增高。

不僅此也，物價自動膨脹亦能引起此種結果：

(四)據吾人之研究，所得與物價之關係，極為密切。所得之多寡乃與物價之漲落成正比，所得代表消費者之支出能力，若物價僅管上漲，而所得之貨幣數額依舊，則物價非跌落不可。故所得乃物價漲落之最大支持力。但在一個動盪的社會裏面，所得與物價又有互為因果之關係，所得固能影響物價，而物價之漲落亦能影響及於所得之多寡。

所得可分為工資，利息，利潤及地租四種，揆諸吾國實情，利潤乃為最主要之部分，良以利潤部分，不受契約限制，而可自由伸縮，加以戰時利潤，因有上述強迫儲蓄之繼續存在，故企業家之賬簿上，除正常利潤之外，景氣利益及存貨利益往往超出正常利潤若干倍以上。據吾人所知，一次買賣，利潤即可等於資本之數額，俗稱「對本」。因此商業利潤之膨脹，蔚為空前壯觀，而物價亦隨之一再膨脹。

由上所述，可知我國現時物價問題之癥結，乃在強迫儲蓄之繼續形成，與商業資本之作祟。因此欲求平抑物價，必須採行下列措施：

- 一 一切企業皆須登記，取得執照，方許營業；
- 二 修正所得稅及過分利得稅稅率，最低應將過分利得稅率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以上；
- 三 強迫轉化商業資本為工業資本；
- 四 應以最大決心切實執行日用必需品之專賣制度，絕對禁止私自買賣；
- 五 加緊擴充並建設國營企業，尤其是國營工業；
- 六 強迫攤派公債，以冀收回通貨。

戰地見步步設防人人敵愾字右任先生語也感念近事有作

王陸一

大步關河幾設防 人人心上即嚴疆
東向鼓行開勝策 西來天府逼前方

敵於子女今非利 我應江淮遠戍糧
兵家守勢趨危點 猶賦孤忱有對揚

糧食國營之資金問題

錢大章

一年以來，川省各地糧價飛漲，誠成戰時經濟社會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爲求解決此項問題，孫院長所主張之糧食國營，實爲一般救濟而最易生效之辦法。惟糧食國營，首當籌集收購資金。時賢對此，意見甚多，用心固不同，而弊亦互見。其中似以法幣兌換券之辦法，較爲一般人所注意。筆者隨就所見，試將其欠妥之處：

甲 收購全國餘糧（依孫院長之主張，以僅欲對佃戶及自耕農收購其餘糧，而對地主採取之租糧，則擬全部收購。惟作者以爲對於地主亦不妨只收購其餘糧，以省麻煩），需款極鉅，依此辦法，雖一部可以備券券給付，然應付之法幣數額，必仍高達數十萬萬。此款從何而來？是否即由銀行增發鈔票？

乙 此數十萬萬元之法幣同時流入農手中，至少須過一年之久，才能全部收回（即收年之餘糧，一年內未必即能消費完畢）。換言之，即政府所收之餘糧不一定在一年內能完全賣出，則在未收回前，其所授予民間之購買力，是否更將膨脹物價，使之劇烈上漲？

以上二點，恐或無法避免其於肯定可答覆。爲防通貨膨脹起見，筆者不揣鄙陋，試擬另一辦法，即由政府發行一次糧食國營公債，用以收購餘糧，其大綱約如下：

一 政府於開始糧食國營之第一年，按照合理價格以向人民收購餘糧，同時發行糧食國營公債，授予人民，作爲收購之代價。所謂合理價格，係按各地市價最低相當百分數後之價格。此項百分數之決定，以能使政府在以較市價略低之價格出售後，除去正當開支，尚可稍獲利潤爲標準。至此利潤之究竟爲多少，自然將視政府採政策而定；如政府欲解決糧食問題，則此利潤應求足抵本公債之利息已足；若復利用糧食以謀財政收入之增加，則此利潤必須提高。又上文所謂餘糧，係指地主（包括佃戶，自耕農及有租糧收入之地主）所保留其一年必需自食

之糧食，及以一部分兌換法幣來作一年中其他必要開支後之剩餘糧食。前項公債之發行數額，須於精確估計收購餘糧所需之資金後定之，至其面值則最低額可以定爲百元——收購時如有零碎之數，不妨付以法幣。

二 糧食國營公債只發一次，第二年收購餘糧可以第一年賣出糧食後之法幣收入來支付，以後年年如此。蓋糧食國營之性質實與一般商業相同，即其資本經過一次募集之後，如不擴充業務，則持原有資本即能繼續經營，毋須逐年另募。且若每年都以新發公債收購糧食，則在農民方面，必將不顧多事生產，或將改種其他非糧食之農作物，結果必使糧食產量逐年減少，至無餘額可言，影響匪淺。今就第一年發行公債，收購人民已經生產之食糧，以後仍以法幣購買，自不致影響糧食生產，亦不致動搖法幣信用。

三 此項公債之還本付息基金，應由糧食國營純益項下撥充，並由國營糧食機關逐年撥交國家銀行，開立專賬備付，如有不足則由庫庫撥補之。蓋爲保證債信用起見，我國任何公債均有基金担保，糧食公債自亦不在例外。前段中所假定之利潤，即爲撥付此項基金之用。

至此項公債期限之長短，則必須視糧食國營之爲暫時或永久性的而定。如若僅爲應付非常時期的糧食問題而暫時國營，則此公債之期限可短，三年或五年均可；否則必須加長。蓋若僅爲暫時性質，而定公債之期限爲三五年，則除以每年利潤撥充每年利息外，常即可以最後一年出售糧食後之全部收入償還本金，不致增加國庫負擔。若爲永久性性質，則其還本付息必須全由逐年收入利潤中設法，期限自非較長不可。

以上僅爲原則方面的提議，如荷糧食當局決定採行，不妨進一步去研究實施辦法與步驟。目前糧市糧價又在激漲，而閩浙粵等省亦感同病，問題實已日趨嚴重，全國供給階級頗有不能支持其生活之勢，國庫當局對此治本辦法，早日予以試行。

中國近代史

沈鍊之

蔣廷黻著 文史研究會文史叢書之七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廿八年二月再版

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中國近代史。著者並不沿襲普通歷史教科書的編法，把全書分爲許多呆板的章節，而只指定幾個主題來敘述近百年來中國的政治外交史。「動夷」、「撫夷」、「洪秀全與曾國藩」、「自強及其失敗」、「瓜分及民族之復興」，這些便是本書的綱領。

著者本是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在國內史學界中早著聲譽。在本書裏面，處處顯出著者對於近百年來中國外交史的認識的淵博。他對這個時期內幾次重要的對外戰爭之經過，都有扼要的而生動的敘述，對於各種條約之簽訂，尤能將其時代背景和深遠的意義闡釋無遺。這確是在普通歷史教科本中找不到的。

其次，著者對於中國近代政治史上幾個扮演要角的人物，不但描摹得恰如其分，而且都有獨到的批評。他對於林文忠有非常深刻的批評：「林則徐似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觀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真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

所以他竭力買外國船，買外國炮，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講會國語，這樣說：「他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無論我們是否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那下那個務正業的小民，他和小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

回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李鴻章，自然也能深得著者的贊許，尤其是同治三年李氏致恭親王和文祥的信是「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讀讀」。但是李鴻章後來簽訂中俄密約，「引狼入室」，著者也認爲是他的「終身的大錯」。

本書的主旨，不專是在敘述這一百年來中國

國近代史，著者特別要我們「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要我們「仔細研究每個時期的攝政方案」，要我們「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以期獲得歷史的教訓。同治初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是我們近代史上第一個應付大變局的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個方案是要學習運用及製造西洋的軍器來對付西洋人。這個不澈底的方案，後來又是不澈底的實行，所以失敗了。甲午以後，康有爲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我們近代史上救國救民族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的主旨是在變更政治制度，促成君主立憲，但因為愛國勢力的反對，結果也是失敗了的。義和團運動可以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族的方案。這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它的失敗是無疑的。最後便是「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偉大是古今無比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無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復興的階梯，我們不可一誤再誤了』，這就是著者要我們接受中國近代史的教訓，一個最偉大，最寶貴的教訓。

金剛酒家晤書旂知其將有美洲之行

輒贈長句

葉元龍

比鄰環顧看天涯 忽漫相逢在酒家 絕屬寬儒名士老 清才應博美人誇
自離白社長爲客 雷住青門且種瓜 分手丁寬無別約 他年浙水訪寒廬

欲加之罪

老向

在刑法所規定的各種罪名以外似乎還有一種罪名，叫做「欲加之罪」。

無論你如何的奉公守法，怎樣的潔身自好，可是你總不能保證自己不犯這個「欲加之罪」。這個罪名，有刺鉤，有黏性，又有羽毛可以漫天漫地的飛。你不一定去碰它，它自然會來沾你。即使你把大門關得極緊，窗子閉得很嚴，它也會順着日光，趁着空氣來找尋你。

一個瘋漢在你的門口叫，被他的家屬死死活活的拖走，這該如浮雲落墨，於你個人的關係很小的吧？但這「欲加之罪」說來就來。在這處望見的人們，自以為很有理由相信你家抄了煙燻，捉了賭犯，或是搜出了漢奸的證據。最關心你，最知道你的朋友，也會說一句「無風樹不響」，想來「事出有因」，新的「欲加之罪」自然又會滋生出來。有人會說你素日做人不把牢，有人會說你行蹤向來多詭秘，也有人會證明你開汗精衛之流本有什麼歷史的關係。

一位太太愛上了別一位男人，這也是平常得緊。然而當她要向丈夫提出離婚的時候，做丈夫的便犯千條萬款的「欲加之罪」。太太說：「你太愛我了，我不能不捨棄你」。天哪，做丈夫的爲啥要大愛太太？這當然是大逆不道！然而相律這個罪名而來的「欲加之罪」還多得復。有人說這丈夫有隱疾，有人說他有懶癖，

不然，他的太太怎樣會提出這正大的理由呢？

一個年輕寡婦要改嫁，本來不是什麼大了不得的事。然而她一定要宣布翁姑犯了「欲加之罪」。她只說到翁翁胡塗，人便相信這老頭子心懷叵測；她只說到婆婆嘴碎，人便聯想到這老太太量小不能容人。這樣，她改嫁的理由就更充足了。

有位女教師陪着自己的胞兄去旅館裏探視他們遠道而來的父親，這應該是不背道德，合乎禮義的吧？哼！想不到却犯了「欲加之罪」。先是校長同事之間議論着這位教師品性不端；繼而連學生方面，也都對她翻白眼兒。她受不了這些義務獄卒們的顏色，只好辭職。一辭職，她的罪名更證實，而且更擴大。凡是女子易犯的罪狀，如淫奔啊，私孕啊，一齊都罩在她頭上。這些罪名用特電傳到她父兄耳中，父兄也對她疑心起來，很自然的冷語刺她，異樣待她。她禁不起這種種的嚴刑，只有自殺。可是死並不足以明志，大家把她的死因和死狀，又有千萬的形容。究其實，她犯的僅僅是「欲加之罪」。

「一根鐵不成鋼」，那根鐵有什麼罪可恨？學生被開除，以善惡而論，也只是學校當局「恨鐵不成鋼」罷了。然而鐵須要煅煉，學生須要教導啊。秦國太子犯法，兩鐵刑其師傅，如今學生有過，就該本身遭殃。事實上，學生的斥

過，所犯不外「欲加之罪」。

「狗拿耗子」是狗多管閒事，狗越俎代庖，於貓無干。可是一般俗人，尤其是咬文嚼字的傢伙們，會花樣翻新說這是因爲貓的懶惰呀，貓向無能呀。貓於是犯了「欲加之罪」。

「犬吠影」，這影兒在狗眼中是當做犯罪的實證。經它這一吠，主人便一心以爲有賊將至，起床大事戒備。再加以「百犬吠聲」，沸騰騰，一村一鎮之人，便疑惑來了大隊土匪，持鎗拿劍，一齊到街上來鼓噪。尋根究底，狗不過是捕風捉影，本能的叫了一聲；人便故意的大驚少怪，這顯應撞實人家的「欲加之罪」，方覺得快意。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李狗竊弓的時候，並不需要對狗訂定個罪名。但是「敵國破，謀臣亡」的當兒，謀臣便往往得個「欲加之罪」。漢高殺韓信，秦檜害岳飛，天下後世都爲之稱冤，都憫其無罪而死。殊不知他們既然犯了「欲加之罪」，死也是常刑。

有人硬說你性情暴燥，容易生氣。你聽了之後一聲不響，便是默領了這個罪名；你若認真氣惱，更是證實了這罪名。總之，一盆血水忽然灑在你的頭上來了，你便跳在嘉陵江裏也洗不清。這是「欲加之罪」的特性之一。

「小人無罪，懷璧其罪」。懷璧試問會有什麼罪？這不是極簡單的「欲加之罪」？但是經時愈久，歷地愈廣，這個有罪的小人就許變成衆衆謀反，罪當九族的叛逆。如同雪球自雪山高處滾下來，越滾越大，這是「欲加之罪」的

特性之一。

這個怪罪名，並不經過審判的程序，所以你不必請律師辯護，你也沒有上訴權。這個罪名輪到你的頭上時，你就領罰吧，沒有別的話說。不過這種罪名的處罰也十分奇妙，可以完全聽從犯人自由選擇。你可以作無罪會，可以一笑置之，可以通夜失眠，可以神經錯亂，可以殺人以

至於自殺。經過是輕緩到了極點，殘酷也殘酷到了極點。

「破爛人推，破爛人推」。這兩句話，說明了什麼是庸衆。不破的牆是堅固的，庸衆推也推不倒，索性就不想推，或不敢推了；惡狗性情暴烈，大家也根本不敢去碰它。庸衆所喜推的與所喜碰的只是將倒的牆，與天狗瘋的

狗。庸衆們判定犯了「欲加之罪」的囚徒，大半都是奉小力微的弱者。「老虎吃了人」，也沒有誰敢定它的罪！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果真人人能遵守這兩句格言，「欲加之罪」的犯人也許會減少。或曰：這種罪犯的多少，與一國的文化程度成反比例。

歸視淪陷的家鄉

餐薇

二 事非經過不知易

火車蠕蠕發動，綽綽才招手走開。鐵路兩旁慢慢地展開着許多掩蓋不住或粉飾未盡的戰事傷痕；洞胸的危壁，脫頂的孤樓，斷肢的村舍。密雲細雨，泥路濁流，祇覺得一片灰色，一團沉悶，象徵着整個淪陷江南的情景。

車到×恰是正午，又經一番形式上的檢查。一出站門，就打聽回鄉的汽車站。我問着個香煙攤的一位老太，可是旁邊一位油頭光面，西裝漂亮的少年，笑嘻嘻地走過來和我攀談，一口道地上海白，十分和藹可親。他出到××。我們一同趕到公路總站，他隨便問了我一句：「到××後住在何處？」我含糊答應，「親戚家裏嗎？」我一面拿出香煙，請抽一枝！車子準時開嗎？我他還要搬出姓姓名名，貴庚多少，恭喜何處，一套客氣話來。還好，一句再也沒有。購好票，上車的時刻還不到，我邀他到附

近小館子吃些麵飯，但這萍水相逢的相識婉詞道謝。附近並無小館子，祇好走進一另附店，對着一位洋車夫坐下，吃了一碗溫香適口的菜粥，代價五分。此是生平所吃最廉物美價平的午膳。

在百貨昂貴的今天，尤其是難能可貴。汽車有兩輛，一同開駛，都是擠得滿滿的。過於謙遜的我，又祇好站立車中。差不多一車子全裝着我家鄉的土白；好久不聽見了，好久不出口了，我頓然感覺一種奇異的衝動，真想加入會話，說兩句試試，但總怕無意中遇到不知趣的

同鄉來稱名道姓，問長問短。離站不遠，駛過一條尚未油漆的簇新木橋，幾個乘客在竊竊耳語說原來一座不久以前曾被游擊隊燒燬。有好幾次因為有軍車擋路，我們的客車祇好停頓下來。一位特別焦急的旅客自言自語道，「還不開行？輪湯輪湯的會！」一路情形，約略可以想見。車到半路的某鎮，大家又得下車一次接受檢查。一上一下之間，站立的位置當然有些變動，我猛

聽得身邊有兩個人在講日本話，應對如流。我曾學過一些日文，還聽得出這不是外國人學外國語，而是本國人說本國話，偷眼一看，其中之一就是和我攀談的那位油頭光面的漂亮西裝少年。我更不敢左顧右盼；我低着頭，閉了眼，做出十分疲倦無精打采的姿態。

我那能老是閉着眼睛！從窗縫裏，從人隙中，尤其在汽車轉灣折角的時候，隱約瞥見山峯一角，湖光半面，高聳的古塔，爬伏的城牆，這都是我從小就親熱的面孔。「快到了！」原來還是那位少年在和我打招呼。我報以點頭，微笑。三時一刻，車停南郊，我一下車就跳上第一輛兜攬主顧的洋車。「好，五角就五角，拉得快些」。將近城門舊址，車夫說，「先生下來走幾步」。我懂了，我早曾探聽明白，此是檢查處所。我昂首挺胸，目不斜視，一直向前，在一羣站立兩旁的男女警察中穿過——誰也沒有來阻擋我。正在暗自得意之際，腦後忽然響着，「回來，回來！」轉身一望，他們不顧我的洋車前進。我不禁發噁：偶一出神，竟忘掉手提箱，忘掉洋車！我承認箱子是我的，一

位士貨的女檢查員說了一句俏皮話：「不叫你回來，恐怕箱子拉到了車夫家裏，你還不知道。」車夫倒像有些幽默：「小姐，儘管會說笑話。」再坐上洋車，車夫就脚就脚。街道拆得得不認了，這還是抗戰前一年的成績。店面也花樣翻新了，完全是上海派。至於轟炸與燒燬的痕迹，究竟沒有修補完全。

二姨夫看轉過這轉，提起過我們老宅的前門已經改換樣子。我想最好是「向右看」，一到XX弄口就可下車，弄口對面就是我的老家。如此按圖索驥，當然百無一失！我正在等候XX弄口來臨，車夫突然停下，回頭說：「你講的XX街已到頭了。」「XX弄呢？」「早拉過。」「快拉回去！」他拉了不到一分鐘突然又停住，我說：「這不是——」。一位清瘦的女性聲音在替車夫證明，「是個呀，是XX弄呀」。我頓然覺悟，整個世界已是天翻地覆，何況小小一個弄堂口子，那能保持其本來面目。付了車錢，提着箱子，就急步過街，趕到對弄的弄扇頭門口。那邊一連串的洋車正在拉來，好像那位西裝少年也在裏面。我一推門，原來是虛掩着的，應手而開，庭院大廳，一切依舊，一點也不錯，是我的老家！我關上了門，喘一口氣，定一定心，驚悸交乘，真可名狀。三年來夢寐難忘，天涯咫尺的老家，三月來欲回不敢咫尺天涯的老家，此刻竟安穩地到了！一刻那間即將拜見雙親——尤其是他們根本沒有知道我今大會滑回來！索性給他們一個愉快的驚嚇罷！我屏息隱足，一口氣衝到後堂。雙親恰巧一正

一個，坐靠方桌，低着頭在喝些茶，吃些點心；直到我貼近身旁，笑聲嘩嘩他們，他們才開始理會，仔細看住了我，似乎將信將疑。他們繼而同時站立起來，一聲不響，分明猝不及防，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可是他們雖然沒有說出半個喜歡或高興的字眼，他們內心裏滿地充滿了喜上快樂，那是不言而喻；連我自己也覺得好像有些淚珠要奪眶而出——「喜極而泣」不是一句欺人的謊話。我癡笑了一陣，說：「想不到罷！我信裏從未提起過」。我先推雙親坐下，然後自己掩避了一張藤椅。母親開始笑了：「怪不得接連幾晚，灶燈的燈花開得特別大，特別能耀。我想有什麼運客來，那知就是你。綺霞好罷？棠棠和娟娟他們都好？第三個，章章，我們還沒有見過，怎麼一到上海就被頂小的用菓子刀戳傷了小肚子，還進醫院？頂小的叫什麼？」

「唔，是叫飛飛。我倒忘記了，你路上吃飯沒有？」我說感吃了一碗五分鐘的菜粥。「那好，先吃些燒鴨和麵。真巧，今早買了幾斤大螃蟹，你是頂頂喜歡吃螃蟹的。李媽——」。我回雙親耳語了幾句，他們點點頭，李媽進來，母親對我說：「這是我們的寄兒子，王家少爺，從上海來」(隔了兩天，李媽剛領時候，隨便說道：「老太太，王家少爺真有些像少老爺，你看牆上掛的照相」。我打了一句趣：「因為像，所以做寄兒子」。

就是話多，也極歡快，片碎零想。此番也是如此。因為提到當初爆炸情形，又與我帶我上樓眺望：右手的天空，本來被遮着許多樓房，現在已一筆勾銷，抹得光禿禿，祇有對面遠遠一棵綠樹屋頂上的大圓形形的煙囪，依然是當年式樣，當年風韻——和我對峙時因少悲憤隱忍著的樹，彷彿完全一樣。我順便推進一間關閉的棧房，無意中發現幾架塵封的書櫃；當初以為散失了的柏拉圖，洛克，盧梭，和菲希特諸人的全集，居然別來無恙。

下樓吃蟹吃麵，雙親也陪着喝些白玫瑰露。母親問我：「我老得不成樣子了罷？」「不，同前四年差不多，而且還要豐滿一些。」「別從飯量倒比病前好。病是吃西瓜汁吃好的，中醫西醫，連你父親，都不放過我吃西瓜汁；我偏要吃」。於是大談重病的經過。時值薄暮，黃昏模糊，我立起來開鑿電燈，恰好三姨闖入，一見就嚷「你也回來了！弟妹呢？」她一面說一面東張西望，像是尋找綺霞，我說沒有回來。「那末，好婆託人講二姨說，上海一位奶奶來到」。母親得意洋洋的好笑。我又同三姨耳語幾句，她也笑了。她又同她的一羣孩子耳語了一番。本來猶雀無聲的廳堂，此時却喧嘩熱鬧，本來虛掩放任的大門，此刻却進出團團。晚飯時又吃些蟹，喝些酒，二桌子笑語，滿屋子真真，等到僕從收走，桌子擦乾，大家圍坐飲茶，父親於是吸着水煙筒，開始講述逃難的詳情。約略說，事實是這樣的：敵艦第一次進炸了市區，母親當時正隨着一姊全家避居西郊。

第三次，二姊家裏的大廳被炸，鄰近落彈不少，所以父親也出走。全城房屋，幾乎全是空關起來。其後風聲愈緊，雙親（和二姊一家分歎）繼續向西移動，住到××鎮一位看管墳地的佃戶米三官的家裏。本來和姓韓的一家親戚，一對老夫婦約好，真要逃難則同赴××山中。風聲最緊的那天，父親趕至二十里外去找那位親戚，那知道他們早已不別而行，父親於失望之餘，走回佃戶家中，一路車輪無有，擺渡船也難覓得，總算星月皎潔，設法步行。幸而××山中沒有去成，否則不堪設想了。臨時無奈，米三官一家把先前沉在河底裏的一隻小船，在深夜裏打撈起來，把我兩老送到西面六十里的毛莊。全村二十餘家，一百多人，正在張皇失措，準備逃難，而不知奔向何處，村董就說：「老先生是有福之人，倘且挑選我們這裏，那我們就不必走了。」他們殺雞請酒，備極禮敬。總算是幸運，毛莊果然未受騷擾。後來城門一開，父親也沒有別的法子，祇有趕回老宅。前門已被帶塌，一部份箱子棹椅及陳設已被取去，總算並沒有被洗劫一空。

父親講得細心，我聽得出神，客裏客裏到了我們倆。一看時計，已半夜一點多，我暗示明天再睡罷。他老人家站立起來，到廳堂前掛點了三枝香，再依次到前門後門，備人早已關好的前後門，巡邏巡察，然後一取一取把前後三進的長窗上鎖。我跟着，陪着，陪着。這是父親每晚臨睡功課，風雨無間，數十年如一日，我從垂髫時起，每晚跟着，陪着，陪着。長大以

後，無論隔一年或隔幾年回去，我也一定每晚演我童年的功課。走過兩側庭心，地上靜靜着一片如霜如雪的銀光，拾起頭來，那萬里無雲的夜空中斜懸着一顆涼月，天上燦爛好像不理會時間之消逝，塵世之滄桑！他老人家也仰望良久，方才各自無言，靜悄悄回到後堂。我就寢之前，用母親出面寫給給一張明信片，只說阿膠參補等物今日午後照收。

我一共住了四夜，除了胞姊姊夫外甥及一二至親以外，一概沒有見過別人。二姊臥病，我每天清早或黃昏時去看她一次，談一兩個鐘點。三位胞姊各自敘述她們悲歡離合危險萬狀的逃難經過，尤其是與蘭夫婦，在江蘇逃難失敗，弄得求生不得，求生不可，直到大姊自漢口，與蘭自南昌分別寫信到長沙，我才知他們接連來的經驗，真有些可泣可歌。他們三天經濟的損失與生活的影響，實在深刻，可是他們逆風的精神也真可佩服。我對於他們照料母病，反覆表示感激。母親平常唯一的消遣是「竹林之遊」，為的要使她愉快，我提議並陪遊了兩次，連一向堅決反對，好幾年不會摸到一次的父親，居然也被例「奉陪」。母親真是感覺「勝利」了。有一天黃昏光景，我穿了父親的一件長袍，把箱子的前箱拉得低低的，急步走過了幾條熱鬧街道。我沒有碰到一個熟人，好像也沒有一个人在注意我。

三位姊姊，輪流請我吃了一頓，臨走的前一天中午是在典謝家裏，一位不速之客直闖到後堂長官邊，我總以為不相干，不相識，隨便望了他一

眼，那知四目對射之際，彼此心裏明白，似乎要招呼。再一轉念，我立刻放下酒杯，往內室裏一躲。後來一問，果然是小學同學嚴某，當時是制小白臉，後來是個顯影自憐，風流自賞的京派少爺，而今則早已白面成癮，生活墮落，竟接近做傷，專事敲詐，變成一個高等的流氓。雙親聽了，半響默然。我說：「千萬無事，當年並無仇怨——何況我明晨就走了。」

回鄉後，雙親才知我不久即將啓程回渝，但彼此都竭力避免多提此事，不，分明彼此都在竭力避免多提此事。我反極地安慰他們，兩年之後，戰爭總要勝利結束，屆時必可長久團聚。第五天的黎明，我拜別了他們。雙親及諸姊送我到火輪，怕惹四鄰注意，所以沒有送到火車站。七時開，九時抵××，換乘火車，下午兩時左右回到涪陵，綽號正騎着床上香榻。這說地前天就買了幾斤大烤鴨等着我。

「一路如何？」「祇有危險的可能，沒有危險的事實。」

湘潭舟中二首 王漢偉

其一
那有桃源可避秦 漁郎偶入迷津
天留三戶堪存楚 况有關心億萬人

其二
湘水滔滔下野原 長沙鬱悶與誰言
治安有策無人問 諷向荒江吊鬼魂

通訊

關於基督教徒

編者：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世界上的教徒很少能像我這樣地忠於基督。我雖不做禮拜，但我遵守着基督教的一切信條：不賭，不賭酒，不自私自利，不討小便宜，不做任何有損於公眾的事。我學習基督的救世精神，往往急人之急，同情並且幫助每一個被生活壓迫得透不過一口氣來的人。可是好多同道，據我所見，是只「吃教」而不「信教」。他們不外靠着信教爲名，好從洋牧師那裏得到一種特殊的庇護，以實現其自己的某種企圖！

我認爲基督的教訓，總有一天能夠實行於人世，可是這不是光靠祈禱就行。我們想要實現基督的教義，必須全體努力地做基督願爲我們去做的事情。

一般同道認爲基督最受人祈禱，所以勤禱祈禱。我的看法和他們的頗有差別。當着敵機飛到頭上來投彈的時候，我一定儘量設法躲避，決不會跪在十字架前乞憐：「主啊！我認罪了，恕我啊！」害了傷風，我也一定去找醫生，或吃兩顆阿斯匹靈，而不要求基督來作我的看護。遇到任何困難，我總自備腦筋，決不敢請基督代爲解決。如果誰有這種傳統的請求，我相信基督一定要說：「孩子，一切靠自己啊，我只能給你勇氣！」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裏說：阿Q沒有工做，餓了便跑到土地祠裏去找找，希望能偶然間找到

兩串銅錢來買燒餅。依賴基督的人似與阿Q並無之致。他們希望靠着祈禱，俾得解決一件事，唯一的原因是爲祈禱乃是最近最輕便的行動。總而言之，他們全是一羣逃避現實的懦夫。

我認識一位同道的中學校長，他說華北淪陷以後，他想起那學校遷到內地，但是沒有錢搬不動。他急得沒有辦法，於是虔誠地禱告上帝。果然，忽有一個有地位的朋友跑來告訴他，說願捐一筆鉅款來幫助他。這位校長向我敘述「聖跡」之時，面上放射出異常的光芒，深深地感謝上帝。但是，依我看來，可感謝的不是上帝，而應該是那位慷慨的朋友啊！還有一位叫做X太太的，也是一個同道，每回聽到物價上漲的消息，總是滿口基督或上帝，原來她也是在眼着財神菩薩而居居焉！

編者：我確是一個基督教徒。 揖渡謹啓

我相信你是一個基督教徒，故有此種開功夫來指摘別的基督教徒。但我認爲（一）吃教的人各教都有，不僅基督教如此；（二）你既是個基督教徒，便應當時常到教堂內去祈禱，因爲基督教不僅是種個人信仰，也是一種團體生活。如果你肯翻翻基督教的歷史，你將發現早期的基督教徒如何看重聚衆祈禱。要不是他們聚在地下還要聚衆，羅馬皇帝也許不至於這樣認真地把他們看作大逆不道。

訂閱與代銷

- 本刊由中國文化服務社經售，凡欲訂閱或代銷者，請就近與重慶慶豐街四十七號該社總社及其各地分社接洽。
- 本刊零售每冊一角，任何書店代銷，不准託詞加價。
- 預定三月一元二角，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八角。郵費代幣，十足通用。
- 爲便藏書家保存起見，本刊特印白報紙本一千本，定價每冊二角，欲訂購者請逕向重慶小龍坎藏書院本社接洽。

投稿簡約

- 本刊編輯主旨在舉全中國凡由瞭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力行三民主義之同志，各憑良心主張本學術立場，體念環境需要，闡揚國父遺教，以期樹立締造新民族國家之中心思想，故無所謂特約撰述或幹事之類，而將大開門戶，歡迎投稿，謹訂簡約如下：
 - 爲使大家得有發言機會，來稿務請力求扼要。荷有特別豐富之內容，長篇亦可接受，但將打折致酬，以示限制。
 - 來稿一經接受，整理後即致薄酬，每千字暫定六元至十二元。
 - 編者對於來稿，除修正筆誤與補充脫漏外，或常感有刪改必要，有不願者，務請預先聲明。
 - 承惠大作，無論可用與否，感情莫不心領。如有必須刪改之稿，自當完壁歸趙。又來稿請寄小龍坎藏書院本社。
 - 編者認爲佳稿不妨珍藏，投稿者若已獲得匯票，務請勿催發表爲禱。